



IAO SHAO XING CHUAN QI • 沈嘉禄 著 • 学林出版社

小绍兴传奇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徐智明
封面设计：山木

125 | 515

小绍兴传奇

沈嘉禄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25,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16—019—1/I·7

定价：7.00元

饮食是天性，也是文化(代序)

梅 安 生

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不管是万商云集的大都市，还是青山绿水的小乡镇，都拿出一两种有代表性的风味美食。富庶之地，可骄傲地向四方宾客呈献板鸭、腊鸡、火腿等等。清贫之隅，也有不让人专美于前的勇气，歉逊而执著地煮着五香茶干、余着麻油馓子，居然炊烟袅袅，飘到如今。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个“养”字，绝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被动，而是我们勤劳而聪明的祖辈善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物产，精心加工成佳肴美馔，又积累了代代相传的经验，不断臻于完善。从实际利益看，既可改善生活，又可进行贸易。从饮食文化角度说，体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积淀了这一地区的发展历史和地域风情。更有意义的是，随着这些土特产的流通，传播和丰富了这种饮食文化，美化了华夏之邦的形象，扩大了土特产所在地的知名度，从而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其他领域的经济、文化发展。现在我们总是把烤鸭和北京、把肴肉和镇江、把火腿和金华、把咸蛋和高邮等等联系在一起。试想，如果高邮不出产优质的双黄咸蛋，会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小地方？

是的，也许会有人说，中国之所以成为饮食大国，是因为我们国家长期来一直是个农业国，过去用加工农副产品的办法改善生活，至多发展一点作坊式的经济，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表现。今天，如果再以饮食大国自夸，则是悲哀的。而且，饮食总是作为消费而存在的，强调饮食大国只会造成负效应，好像我们中国人个个是饕餮大餐的饭桶，不会进行大工业、大商业、大金融的活动。这种说法不仅有失偏颇，而且似是而非。事实上，我们国家饮食文化的发达丝毫没有掩盖其他方面的悠久和灿烂，更没有阻碍现代工业的进程以及现代文明向各个方面的渗透。相反，饮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饮食市场的不断繁荣，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得到了重视和发扬，这也大大促进了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只要我们吃得科学、吃得营养、吃得文明，为什么不尽情享受各地的风味特产呢？我倒认为，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喜欢赶时髦，美国肯德基家乡鸡来了，麦当劳来了，意大利比萨饼来了，都要趋之若鹜地尝一尝，以为是天下最美味的食品了。其实仔细一想，这种快餐类食品是适应工业化社会而发明而存在而遍布全世界的。它们仅仅是一种标准化的味道，不管适应范围多么广泛，总不能叫每个民族的人都满意，叫每个家庭都当作调剂口味的佳肴来享受，更别说美食家们对它们向来不屑一顾。工业化的快餐将成千上万人的口味硬性统一到一种标准，这难道不是对人的天性的一种限制

吗？中国人讲究“食无定味，适口者珍”，良庖名厨千方百计地要使吃客满意，根据各个地方、各个季节和其他自然因素，烹饪出最佳的滋味，还不免有众口难调的遗憾。所以，本着这种精神和宗旨，经过千百年的提炼，才形成了八大菜系以及十六帮别、清真、素食等流派。这是我国人民的口福，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如今，不少国外观光客到中国来，除了饱览我国的锦绣河山，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品尝地方风味浓郁的美食佳肴。可见，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里，人们还是保持着享受美食的天性。这种天性是无法扼杀的。

在上海这个开放城市，由于一百多年来的东西碰撞、南北交融、今古贯通、上下呼应，形成了百业兴旺的景象。作为最能体现市面盛衰的饮食业也呈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可喜形势。外地菜系、帮派和风味小吃纷至沓来，扎根落户，并适应了上海的气候，蓬勃发展。吃粤菜有杏花楼、新雅；吃京菜有燕云楼、凯福；吃徽菜有大富贵、逍遥楼；吃川菜有梅龙镇、洁而精；而代表本帮菜的老正兴，最多时竟有一百余家。在小吃方面则更是举不胜举，老城隍庙小吃摊百川归海的盛况，叫老上海们记忆犹新。街头巷尾的叫卖声，似乎至今还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在今天工业文明的瞬息万变渐渐冲淡儿时温馨的印象时，人们对上海小吃的感情却越来越浓。每当有关方面组织各种展销会时，最吸引人流的往往是小吃排档的风味美食。

“小绍兴”的白斩鸡就是受市民欢迎的风味美食。半个多世纪前，浙江绍兴的农民章氏父子到上海滩来谋生，从提篮小卖开始，发展到路边小吃摊，从经营一些鸡杂碎开始，最终根据家乡口味创制了白斩鸡，在市民中树立起一定的信誉。但是，旧上海从事露天职业的摊贩只能在风雨飘摇中惨淡经营，能养家糊口就很不错了，很少有人能在此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有的小吃摊就自生自灭，有的手艺就此失传，有的地方小吃再也尝不到了。“小绍兴”就在这种情况下挣扎，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解放后，“小绍兴”的白斩鸡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停停歇歇，走得十分艰难。尤其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一度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改革开放的东风吹开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饮食业也如老梅开花，再次香飘万里。“小绍兴”的白斩鸡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被挖掘出来，重新贡献给人民，“小绍兴”也作为正式店号扬眉吐气地挂在店门口。所以说，“小绍兴”的真正发展是从七十年代才开始的，在八十年代得到了突飞猛进，进入九十年代又开始了以建立集团性经营公司为标志的第二次创业阶段。半个多世纪来，一个路边小吃摊竟发展成一个大公司，这里有饮食业老前辈的心血结晶，有青年一代员工的发愤努力，有新型企业家的锐意进取、高瞻远瞩，更有上级领导的扶持和兄弟单位、社会各界的支持。根本的一条是处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导下和百业兴旺的大环境中。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旧上海过来的所谓

吃油水饭的老一辈手艺人，感触尤深。

现在，仅就小绍兴酒家而言，将那只看家产品白斩鸡烹制得更加道地，还形成了以鸡为原料的系列菜肴和筵席，将鸡的烹饪方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在十六帮派荟萃的中央商务区域独树一帜。每天，慕名而至的中外顾客络绎不绝，四个层楼的大小餐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在门口还要排起长队。一年四季，天天如此，被人们称为“上海美食街”的“奇观”。小绍兴酒家的兴旺还带动了周围其他饭店酒楼的营业，在这条历史上早已形成的美食街上重新形成了一个人气密聚的饮食市场。也由于生意兴隆，小绍兴酒家这一处，每天要接待顾客几千人次，年创利持续上升。若以每平方米营业面积计算，傲居全国社会饭店业之首。这又被饮食界权威人士称之为“奇迹”。

这一个奇观必定会创下奇迹，有这样一个奇迹也必定会演绎出如此注目的奇观。但同行业人士都清楚，除了大环境外，企业内部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小绍兴酒家的干部员工从来就有牢固的质量意识，把企业的声誉视若生命，并在管理上摆脱了传统习惯，进入到现代化的运转之中。有了这样的老名牌加新管理，老企业才会焕发青春，才会有持续高速的发展，才会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所以说“小绍兴”作为一种饮食文化的现象，是大有研究价值的。

现在有上海青年作家沈嘉禄创作了这部长篇小

说，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份可看性很强的资料。当然，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虚构成份是主要的。尽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小说是以“小绍兴”的发展为主要线索的，以“小绍兴”的创始人为主要人物的，但我们不必去坐实时间、地点和人物。我们应该站在作者的同一高度去审察历史和现实，把“小绍兴”这个人物作为一代手艺人的典型，从而从这个普遍意义上理解它的特殊意义并领略它的奥妙之处，并且通过小说揭示的深刻主题，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所谓江山代代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通俗地讲，就是一代胜过一代。就是只有不断开拓、勇于创新、奋发进取的企业才有广阔的前途，人生才有存在的价值，才能到达辉煌的顶点。

由于作者拥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又使用了比较通俗的叙述语言和易为人接受的叙事方法，塑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设置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在《解放日报》连载时就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不少读者手持报纸来到小绍兴酒家，一边捉摸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一边咀嚼白斩鸡，似乎有了更浓的滋味和情趣；还有不少十分投入的读者对照报纸上虚构的同茂菜馆和雅述居欲踏访尝鲜。小说连载期间，酒家的生意格外的兴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将“小绍兴”的故事到处传扬，这些也给小说本身带来了一抹文本以外的传奇色彩。作品后来荣获“豫园商城”杯第三届大众文学征文一等奖也是情理之

中的事了。可见，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读者的性情陶冶、娱乐消遣，还能创造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

总之，我们不妨把小说当作小绍兴酒家的一份精神菜单，或者把小绍兴酒家当作小说另一个故事背景。

这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个
名特企业的传奇故事，而不
是人物传记或企业史，所以
读者诸君不必刨根究底，更
无必要对号入座。你若相
信，一切都是真的；你若不
信，一切都是假的。

——作者题记

目 录

饮食是天性,也是文化(代序)	梅安生 (1)
一、提篮小卖.....	(1)
二、初出茅庐	(28)
三、惨淡经营	(46)
四、孙刘联盟	(68)
五、风雨同舟	(88)
六、天翻地覆.....	(103)
七、百川归海.....	(116)
八、南辕北辙.....	(133)
九、风狂雨骤.....	(146)
十、枯木逢春.....	(158)
十一、树大招风.....	(169)
十二、青出于蓝.....	(188)

一、提篮小卖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年的那个闷热的夏季，上海滩呈现出一种乱哄哄的繁华、喧闹景象。大世界游乐场后面，东新桥、四马路一带，这样的人口密集区，每当夜幕降临后，更会给人以躁动不安的感觉。四马路上亮起了刺眼的霓虹灯，从酒店、舞厅里传出各种颤狂的乐曲，轿车、黄包车在路边停下，走下西装革履和无袖旗袍的男男女女。还有急驶而来的吉普车猛地在电线杆前刹住，美国士兵一手举着酒瓶一手搂着吉普女郎的细腰哈哈大笑地闯进去。而在一箭之遥的小街上，昏暗的路灯光下却站着几个面容憔悴但仍强作欢颜的“野鸡”。再深入一点，小贩们在大声叫卖美军剩余物资，从降落伞到口香糖，从压缩饼干到女人的玻璃丝袜，都在廉价地抛售。当然还有不少流动的小贩，他们抑扬顿挫的市声为这个城市的角落增添了些许活气和情趣。

“栀子花，白兰花！”

“老虎脚爪脆麻花，麻油馓子香脆饼！”

“檀香橄榄卖橄榄，只只橄榄味道崭嘛！”

忽然，市民们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叫卖声中辨出了一句不太押韵却中气很足的叫喊：

“鸡头鸡脚五茄皮，香豆腐干酸辣菜！”

一个身材矮小、下巴尖尖的小伙子提着一个看上去显得比平常的要大一点的元宝篮，走进一条弄堂，他带有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叫声、兜售的货色以及那身白竹布短褂和宽大过膝的黑色短裤引起了居民的兴趣。一个赤膊乘凉的男人用蒲扇拍拍他的背脊：“小绍兴，来四只鸡头。”

那个提篮小卖的小伙子因为身体羸弱，又说着一口绍兴话而被这一带居民唤作“小绍兴”了。这与把卖汤团的宁波人唤作“老宁波”，把卖馄饨的无锡人唤作“小无锡”一样，包含着上海市民对从事露天职业的人的一点蔑视和亲昵。是的，小绍兴是来自绍兴农村的农民，十六岁那年跟随父亲在上海郊外的一爿染坊干活，不料抗战后期的一个晴朗的秋天，一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炮弹把染坊夷为平地，正在劳作的老板和十几个伙计都被炸得血肉模糊，外出发货的小绍兴却因此幸免于难。他在当地人们的帮助下掩埋了所有辨认不清的死尸，然后就勒紧了裤带走进了大上海。在乡下，有他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他完全可以回到母亲身边寻求安慰并挑起生活的重担。但他走得义无反顾，老板的发财经历和师兄们关于上海滩大亨们的故事已在这个不安分的小农民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他常对别人说：“没有一个人钻出娘肚皮嘴里就含着一根金条的。别人能发财，

我一定也能。”到了上海后，他找了一间灶披间栖身，又到八里桥路上的同茂菜馆以每天一早帮忙干四小时粗活的代价换取他们厨房里剔弃的鸡头、鸡脚。再买一些豆腐干、卷心菜，在家里煮成盐水鸡下脚、五香豆腐干和酸辣菜，每当夜幕降临之际，他就提着元宝篮在附近叫卖。因为便宜，又因为这些便宜货特别适合于老百姓乘凉时作下酒菜，故而生意也不错，对付一日三餐是够了。

赤膊男人买了鸡头，又有一个老太太牵着孙子来买五香豆腐干。老太太跟小绍兴已经很熟稔了，就打趣道：“小绍兴，什么时候可以不卖这些下脚货了？”

小绍兴说，“下脚货也不错嘛，有人吃就有人卖。”

老太太说：“我的意思是让你什么时候发财？”

“发财嘛？当然会发的。上海滩上这么多大老板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嘴里含着金条的。不过规矩人发财总是从做小生意开始，一步步地发起来的。”

老太太被他的神气逗得发笑，就有意刺激他：“我们穷人还是安安分分凭力气吃饭，不要做梦！我看你皮包骨头的不像发财的福相。”

小绍兴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刚想离去，迎面撞上一个穿黑色香云纱短褂的汉子，汉子将手里的折扇柄朝他头上狠狠地敲了一记：“小赤佬也在这里口出狂言。现在的世道真是不得了，阿狗阿猫都来上海滩跑码头，怪不得马路上会有这么多人。来，小赤

佬，我让你发一笔财。”

说着，像老鹰捉小鸡似地揪着小绍兴的衣领拖出了弄堂。

小绍兴被那个凶狠的汉子拖了十几步路，在马路边的一棵树下又被他一扔，这才看清那里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两瓶酒和几碟小菜。三个同样满脸横肉的汉子在等着动筷子。小绍兴明白那是为什么了，就揭开元宝篮上盖着的毛巾让他们抓鸡头鸡脚。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啃着鸡头、鸡脚，有说有笑的，全然不顾在一旁等候的小绍兴。小绍兴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们：“先生，你们要了八只鸡头，十二只鸡脚，付了钱我还要到别处去叫卖呢。”

那个穿香云纱短褂的汉子说：“我们吃了不够找谁去？给我这里站着。”

小绍兴把篮子捧上去：“那就再拿一点吧。”

“再拿一点？要是吃剩了喂狗吗？”

“那……”小绍兴眼看天色渐渐地擦黑了，路灯也渐次点亮了，就壮着胆子跟上一句：“先生，大哥，你们付了钱放我走吧，要是这点货卖不掉会馊的。”

穿香云纱短褂的汉子说：“货卖不掉会馊的，话说多了会不会馊啊，嗯？告诉你小绍兴，我乌贼鱼在东新桥混了十二年，连老婆还没娶上呢。”乌贼鱼从裤腰里挖出几张钞票扔在小绍兴的篮子里，“今后再在我的门槛上夸海口，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滚吧！”

小绍兴收了钱慌忙跑开，屁股后响起了一串怪

笑。

晚上九点多了，元宝篮还是沉甸甸的，小绍兴来到八里桥路上的大东新旅社，躲过客堂里帐房先生的视线，悄悄地溜了进去。他来到二楼，挨房门地敲过去。“先生，出来跑码头是很辛苦的，晚上热了睡不着就喝点小老酒吧。”有些外地客人就买了一点酒菜在客房里小酌起来，也有个别的因为小绍兴搅了他们的睡梦或坏了房间里的风流戏，劈头盖脑地给他一顿臭骂。吵闹声也把旅社汪老板惊动了。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秃顶男人，他大摇大摆地过来堵住小绍兴的退路：“小绍兴，你又来骚扰我的客人啦？昨天有个四川客人丢了一只挂表，是不是你顺手牵羊拿走的？”

小绍兴马上赔笑：“汪老板，我是规矩人，不会偷东西的。今天生意不好，想借宝号推销掉一点。”

汪老板将脸一板：“滚！下次再看到你，我就把你送到巡捕房里去。”

小绍兴骨碌碌地跑下楼，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三朋旅社。这家旅社的老板姓刘，叫刘守业，一袭烟灰色的长衫，左手永远夹一支香烟，而且套着象牙烟嘴，颇有儒雅之气，是个读过不少闲书的中年人。看到小绍兴惊慌失措的样子就问：“小绍兴，生意怎么样？”

小绍兴直摇头：“今天恐怕连饭钱都赚不回来呢，刚才去了大东新旅社，恰巧碰到汪老板。”

“那你就不要去兜生意嘛，只要你货真价实，在